

梁實秋譯

愛眉文庫

38

第  
十  
二  
夜

莎士比亞戲劇名著  
TWELFTH NIGHT

**第十二夜**  
TWELFTH NIGHT  
梁實秋譯 愛眉文庫38

愛眉文藝出版社

## 例言

- 一 譯文根據的是牛津本，W. J. Craig 編，牛津大學出版部印行。
- 二 原文大部分是「無韻詩」，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韻的排偶體」。譯文一以白話散文爲主，但原文中之押韻處以及插曲等則悉譯爲韻語，以示區別。
- 三 原文常有版本困難之處，晦澀難解之處亦所在多有，譯者酌採一家之說，必要時加以註釋。
- 四 原文多「雙關語」，以及各種典故，無法逐譯時則加註說明。
- 五 原文多猥亵語，悉照譯，以存其真。
- 六 譯者力求保存原作之標點符號。



## 序

第十二夜 (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 這個名稱首先需要一點解釋。

原來聖誕節後的第十二天，即一月六日，是一個節日，即所謂「十二日節」 (Twelfth tide)，又稱「主顯節」 (Epiphany) 紀念耶穌誕生後東方的博士於此日來到伯利恆朝拜耶穌的故事。在這一天，不僅教堂裏要照例舉行儀式，在宮廷裏和貴族家裏也常常演劇慶祝。莎士比亞此劇顯然是爲了這樣的節日寫的，故逕名之爲第十二夜。仲夏夜夢的命名也有類似的情形。至於副標題 「WHAT YOU WILL」，這是沒有什麼特殊意義的，大概等於是說：「如嫌第十二夜命名欠佳，則任隨君便，請隨意命名可也」，「或是說：「如謂此劇係一混和體，既非純粹喜劇，亦非純粹浪漫故事，則請君隨意呼之可也。」 AS YOU LIKE IT 的命名也有類似的用意（參看拙譯如願序）。

第一頁，）都是作者對讀者謙遜的意思。

## 一 著作年代

第十二夜是爲哪一年的「聖誕節」而寫的呢？此劇是在那一年著作成的呢？

我們知道 Meres 所著 *Palladis Tamia: Wit's Treasury.* 刊於一五九八年秋，書中列舉莎士比亞名著而並沒有提起第十二夜，這是可注意的。

不列顛博物院所藏「哈雷鈔稿」(Harleian MSS.) 中有日記一卷，經 Collier 於一八三一年翻印，經 Hunter 之考訂斷爲滿寧漢 (John Manningham) 之日記，此項日記稿，自一六〇一年聖誕節起，至一六〇二年四月十四日止，其中尚有間斷。一六〇一年 Feb. 2 有下列一段記載：

「[...] ——在我們宴會席上有戲一齣，名第十二夜又名任隨君意。劇情頗似鎌中鎌 (the comedy of errors) 感 Plautus 之 Menechmi；但尤似意大利文之欺騙 (Inganni)……」

下文係撮述其中情節（關於計騙管家 Steward 一段。）這一段記載很重要，雖然沒有明說這是初演，但其語氣似是指明第十二夜在當時係一新戲，否則在日記中似無撮述劇情之必要。所以我們根據這一段記載似可認定第十二夜最遲是著於一六〇一年。這是有力的一個外證。

但是第十二夜也許是著於一六〇一年以前的呢？我們有證據證明它不能是太早。（1）第二幕第三景有一隻俗歌的幾行，（「再會罷，好人兒，既然我必須要走。」……）這歌辭是誰的手筆我們固然不能知道，但是這歌除了見於此處之外，同時也被收在 Robert Jones 於一六〇一年所編之 *Booke of Ayres* 了。此編所收，均是當時流行之新歌，而非舊歌謠。無論莎士比亞會否利用 Jones 所編歌集，在一六〇一年以前莎士比亞似乎不能插入此歌。（1）第三幕第二景提到的「新地圖」，是指一六〇〇年新出的地圖。（參看拙譯第三幕註二十一）這都可以證明第十二夜的著作不能早於一六〇〇年。

近代學者大概都認定第十二夜作於一六〇一年。不過還有一點需要解釋。第十二夜似乎是經過一番修改，並且至少有一次修改似乎是在一六〇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之後。因為在這一天政府下令禁止舞台上用瀆褻上帝的誓詞。第十二夜裏許多地方都用「周甫」而不用「上帝」，即為此故。這顯然是事後修改的痕迹。主張第十二夜曾經過修改者，先有 Fleay，（看 Shakespeare Manual 頁二二七——二二九，）後有 Richmond Noble（看 Shakespeare's Use of Song 頁八七，）但是威爾孫教授的解釋最精到，（看「新莎士比亞」本之第十二夜頁八九——一〇一，拙譯第三幕註一。）

## II 拼譯來源

第十五回的摺事來源很多，Arden 本羅都臘列其來源如下。

1. GI' Inganni.
2. Le Sacrifice, by Charles Estienne.
3. GI'Inganni, by Nicolo Secchi.
4. Novelle, by Bandello.
5. Los Enganos, by Lope de Rueda.
6. La Espanola de Florencia,
7. Hecatommithi, by Giraldi Cinthio.
8. Histoires Tragiques, by Francois de Belleforest.
9. Riche his Farewell to Militarie Profession, by Barnabe Riché
10. Laelia, MS.
11. GI' Inganni, by Curzio Conzga.
12. GI'Inganni, by Domenico Cornaccini

以上所舉有些是與第十二夜有直接關係的，但有些並無多少關係，因為第十二夜的故事（關於瑪歐姬與奧維利亞的愛情故事那一部份）本是陳腐的題材，女扮男裝和孭生兄妹在古典喜劇中已經是習見的情節了。與第十二夜有直接關係的是上面所舉的第九項，第一項，第十一項。這第九項是一部英文的短篇小說集，刊於一五八一年，共八篇，其第二篇爲 *Historie of Apolonius and Silla*，第十二夜無疑的是取材於此篇。第十項是一五三一年在 Siena 上演的一齣喜劇，作者不明。第十一項是一五九二年在威尼斯刊行的一齣喜劇。看佛奈斯本第十二夜頁三二六——三七七。）

但是第十二夜的情節也有一部份是莎士比亞的創作，例如：對馬孚利歐的陰謀。滑稽的部分，以及富於詩意的地方，不消說都是莎士比亞的創作。

### 三 關於版本及舞臺歷史

第十二夜沒有什麼版本問題，因為它沒有四開本行世，初次刊行就是收在一六二三年莎士比亞的全集裏，即所謂第一對折本。在校勘上第十二夜是可以令人滿意的，所以雖然沒有四開本供我們參攷比較，我們也不至於太失望。

在舞台上，第十二夜是常被表演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滿寧漢日記中所記載的一六〇二年二月

一日的公演（那是在 Middle Temple 燭慶祝「聖燭節」而演的）以外，此劇於一六〇六年或許在舞台上復活過，因爲在這一年丹麥王訪英，從七月十七日住到八月十一日，莎士比亞的劇團曾數度奉召入宮演劇，第十二夜也許是其中一齣。（參看拙譯馬克白序）在一六一八年四月六日耶穌復活節，此劇又在宮庭出演，一六一九年聖燭節又有演出的記載。在這些早年的表演裏，馬孚利歐是最惹人注意的一個角色，因爲那一位曾在第一版對折本上題詩讚美莎士比亞的 Leonard Digges 在一六四〇年出版的莎士比亞詩集又題了這樣的詩句：

let but Beatrice

And Benedicke be seen, loe in a trice  
The Cockpit, Galleries, Boxes, all are full,  
To hear Malvoglio that crosse garter'd Gull. ②

可見第十二夜在那時候的舞台上是有號召力的。

在復辟時代，此劇由達文南特 (D' Avenant) 在 Duke's Theatre 於一六六〇年十一月十一日表演，但是達文南特是否按其慣例將此劇亦加以刪改，則不可知。不過當時的日記家皮泊斯 (Samuel Pepys) 却屢次看了都不感興趣，而皮泊斯確是代表了那時代的品味。莎士比亞的戲劇在那時代是不易迎合觀眾的胃口的，除非是經過改編。一七〇二年第十二夜終於被 Charles

Burnaby 改編為 Love Betrayed; or, the Agreeable Disappointment. 在一七〇五年又重演一次。自此以後第十二夜脫離舞台約三十餘年。

在舞台上恢復第十二夜的也許是由於演員馬克林 (Macklin) 的影響。一七四一年馬克林演第十二夜中之馬孚利歐。自此以後此劇不斷出演，大致均能依照莎士比亞的原文，以至於今日。但是我們亦不可忽略，第十二夜於一八二〇年被 Frederick Reynolds 改編為樂劇而演出，德國的及英國的歌曲均被大量的羼入，原劇之本來面目全失。不過這僅是一時的時髦，並不能奪去原劇在舞台上的地位。近代著名演員如 Ellen Terry, Henry Irving, E. H. Southern 都演過此劇，而 Elizabethan Stage Society 在一八九五年的表演，Granville-Barker 在一九一二年的排演，以及 the Benson Company 在一九〇〇年的表演，均有不可磨滅的價值。

#### 四 幾點批評

第十二夜作於一六〇一年，那時候莎士比亞是三十七歲，他的藝術已臻成熟時期，並且即將邁入他的悲劇創作時期。哈茲立特 (Hazlitt) 對於此劇的稱讚是很熱烈的：

「此劇很公允的被認為莎士比亞的喜劇中最可愛的之一。其中滿是中和的諧謔。也許做為喜劇是太柔和了。其中很少諷刺，絕無憤怒。其刻畫的目標是滑稽方面，而不是荒謬方面。它令我們笑人類的荒

唐，而不是輕侮，更不含惡意。莎士比亞的喜劇天才是蜜蜂，能從野草毒花中吸取汁而不蜜遺下一根毒針。」（見所著之 *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 1817 頁一五一〇）這是浪漫派批評的慣調，並不能幫助我們理解什麼。至於德國的浪漫派批評家如施萊格爾 (Schlegel) 一流，當然也是只有稱讚而已。

喜劇大概總多少帶一點諷刺的意味。馬孚利歐是一個清教徒，他所受的嘲笑戲弄是這齣戲裏極精采的一部分，那麼莎士比亞是不是有意在這戲裏諷刺清教主義呢？這是一個問題。

亨脫 (Joseph Hunter) 說：

「雖然在別的莎士比亞戲劇裏，我們看見對於英國新教中的清教一派之言行頗有間接的諷刺的話，但那只是偶然提到的，真正的大肆攻擊乃是在這齣戲裏。在這裏有系統的譏嘲，並且把作者所認為是清教徒的性格之黑暗的一面暴露出來，令觀眾憎惡。此不僅於劇中某一節某一語可以看得出來，對於那些熟知清教的敵人所加於清教的責難者，莎士比亞在此劇中有意的把馬孚利歐做為清教性格的抽象代表，頂壞的特點都在他身上表現了出來，並且把別的荒謬的特色還附加上去，這是很明顯的了。」

（轉引自佛奈斯本頁二九七）

亨脫這段話顯然是失之誇大。要說莎士比亞有意的在這劇裏對清教徒的性格「大肆攻擊」，這是不能令人信的。馬孚利歐的被戲弄，無論如何有趣，只能說是陪襯的「插曲」。並且莎士比亞之編

寫一劇，其用意所在，吾人雖不妨多方揣測，卻不能簡單的肯定的加以武斷。

但是亨脫的批評卻有不可抹煞者在。莎士比亞的戲裏，每逢遇到清教徒，輒出以嘲笑的口  
腔，例如在 *The Winter's Tale*,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等劇。而在第十二夜裏確實是比較的有最多的諷刺。在這戲裏，莎士比亞諷刺了清教主義，這是事實。清教徒與戲劇家之互相水火，在當時原是普通現象；莎士比亞在馬孚利歐身上尋到了一個方便的諷刺對象，這也是很近情理的。不過莎士比亞並沒有在這戲裏對清教「大肆攻擊」罷了。假如莎士比亞有意要這樣做，他很容易把這諷刺寫得更顯明深刻，更酣暢淋漓！莎士比亞只是順便的發洩了他的對清教的憤憤罷了。這諷刺是有價值的，但我們不可把它放大，以致失了適當的透視。

第十二夜的主要義意仍是在愛情心理的描寫上。不過莎士比亞在這戲裏所表現的乃是一種輕  
鬆調笑的態度。西德尼李 (Sidney Lee) 把第十二夜和 *Much Ado About Nothing*, *As You Like It*, 總稱為一個「三部曲」，是有見地的。因為這三劇都是在浪漫的富詩意的雰圍中描寫了  
愛情的種種。第十二夜的結尾處似嫌倉卒，（看佛奈斯本引 Wilh. Oechelhäuser 的批評，頁  
三八六——七。）其實在情節上第十二夜有許多不合理處，約翰孫博士說「此劇沒有適當的表現  
人生」 (*It exhibits no just picture of life.*)，固然是嚴正的批評，但是我們若把這戲當做慶

祝一個狂歡的節目的娛樂，並且是根本的屬於浪漫故事一類，那麼，它的情節上的缺陷就可以在其他的方面——例如富詩意和詼諧處——取得適當的報償了。

## 註釋

- ① 此項日記起自一六〇一年之聖誕節，但關於第十一夜之記載係發見於一六〇一年一月一日，此何故歟？按照當時曆法，新年係自二月一十五日起，故此處所謂之一月在當時是一六〇一年最後之一個月，而按照吾人現時之計算則是一六〇一年之第二個月也。
- ② 大意謂：「只要有 Beatrice 與 Benedicke 上演，一瞬間，池子樓上包廂都擠滿了人，來聽那交叉綁襪帶的馬孚利歐。」按 Beatrice 與 Benedicke 乃另一劇 *Much Ado About Nothing* 中之人物，上下語氣不貫。

# 目錄

例言	一
序	三
劇中人物	五
第一幕	
第一景 公爵宮中一室。	七
第二景 海邊。	九
第三景 奧利維亞家中一室。	一一
第四景 公爵宮裏之一室。	一九
第五景 奧利維亞家中一室。	二二
第二幕	
第一景 海岸。	四五
第二景 一街道。	四七

第十二夜

一一

第三景	奧利維亞家中一室。	五一
第四景	公爵宮中之一室。	五九
第五景	奧利維亞的花園。	六七

第三幕

第一景	奧利維亞的花園。	八五
第二景	奧利維亞家中一室。	九五
第三景	一街道。	九八
第四景	奧利維亞的花園。	一〇〇

第四幕

第一景	奧利維亞家附近街道。	一一七
第二景	奧利維亞家中一室。	一三一
第三景	奧利維亞的花園。	一三八

第五幕

第一景 奧利維亞家前街道。………

一四五

附劇情插畫十五幅（見頁三，一三，二一，三三，四九，六三，七三，九一，一〇三，  
一〇九，一一七，一三九，一三九，一五五，一六三。）